

— | 记 忆 | 康 藏 | — ○

1949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注定是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

这一年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后解放军百万雄师列兵长江北岸，随时听从党中央一声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处在长江南岸的南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市面大乱，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8年9月才从老家返回南京的吴文季，这时已顾不得民歌的事了，他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始了争和平、争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有关这一段情况，吴文季老家福建泉州市的作家张玉春先生撰写的有关吴文季的报告文学《泉州湾上一朵溜溜的云》对此作了客观的介绍：

“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十一所大专院校主席团联合发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假和平’的示威游行。各校游行队伍八时多即走上街道，浩浩荡荡涌向总统府。总统府前面，军警荷枪实弹，又加岗加哨，吴文季等四位南京学联主席团成员挤出队伍，向着总统府大门高声表示：‘我们代表十一所大专院校学生，要见李代总统！’

这时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急急走出来，把吴文季等四位代表让进总统府，接受了请愿书，声言李代总统不在南京，一定设法尽快转达。

正在谈判的时候，一些军警和特务袭击了学生游行队伍。在大中桥那边，‘剧专’游行队伍被军官总队冲散了，许多同学遭到毒打，活报剧道具被刺刀戳破。中央大学队伍也遭堵截，一名同学被打死；赶来声援的政治大学队伍也被拦截殴打，司机被扭下车打死，几十人受伤。他那位小老乡王民权也因伤势较重被送进医院，一些先期返校的同学闻讯，纷纷拥出校门，再次上街游行抗议。

这时总统府前面，人潮汹涌，群情激愤。‘严惩凶手！’‘揪出幕后策划者！’‘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荷枪实弹的军警再增加了岗哨，戒备森严。吴文季等代表不顾一切，连忙率领同学赶到出事地点搭救，掩护同学疏散，随后又到医院慰问伤员。

四月四日，毛泽东就南京“四一”惨案，为新华社写的评论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发表，文章赞扬了南京大学生要求和平的进步精神，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卑劣行径，敦促南京政府官员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

就在喻宜宣到达巴黎和伦敦演唱《康定情歌》前几天，南京解放。

作为南京学生代表之一，吴文季在原南京政府侨委会，被刘伯承、粟裕等二、三野战军首长亲切接见。他很快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经过二野文艺新闻大队的短期训练后，吴文季被编入二野战斗文工团，随部队转战大西南。接着转入新组建的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他一方面积极地参加去贵川边远地区剿匪战地文艺宣传，做好演唱和音乐指导；一方面继续醉心于收集沿途各地的民歌。望着历年积累的民歌，文季异常兴奋。”

张玉春先生的这段叙述，较详细地介绍了吴文季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吴文季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在声乐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最为顺畅的一个阶段。

在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中，时任他们领导的作曲家时乐濛老师与同罗宗贤老师根据魏风创作的歌词《英雄战胜大渡河》而写的大合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一首歌曲，曾在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得过金奖。《英雄战胜大渡河》的歌词根据解放军进军西藏、修筑泸定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钢桥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首唱了这首大合唱，吴文季是这首大合唱的第一个领唱人。

一声：“开船啰！万里风雪盖原响，大渡河水浪滔天！”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乐坛上的地位。如今在大渡河上的泸定城，有一座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纪念碑公园，这是一座为纪念当年红军飞夺泸定铁索桥而修建的公园。在这座公园中，一座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名、由聂荣臻元帅撰写碑文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就在这座高大的纪念碑旁边。

有一座小巧的“四歌亭”，亭子的中间有一座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有4个面的“四歌碑”，那上面黑底白字的刻写着与甘孜州有着深刻关系的三首歌，第一首就是《康定情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谁是作者还虚位以待。但起码可以说，吴文季是收集者，江定仙是编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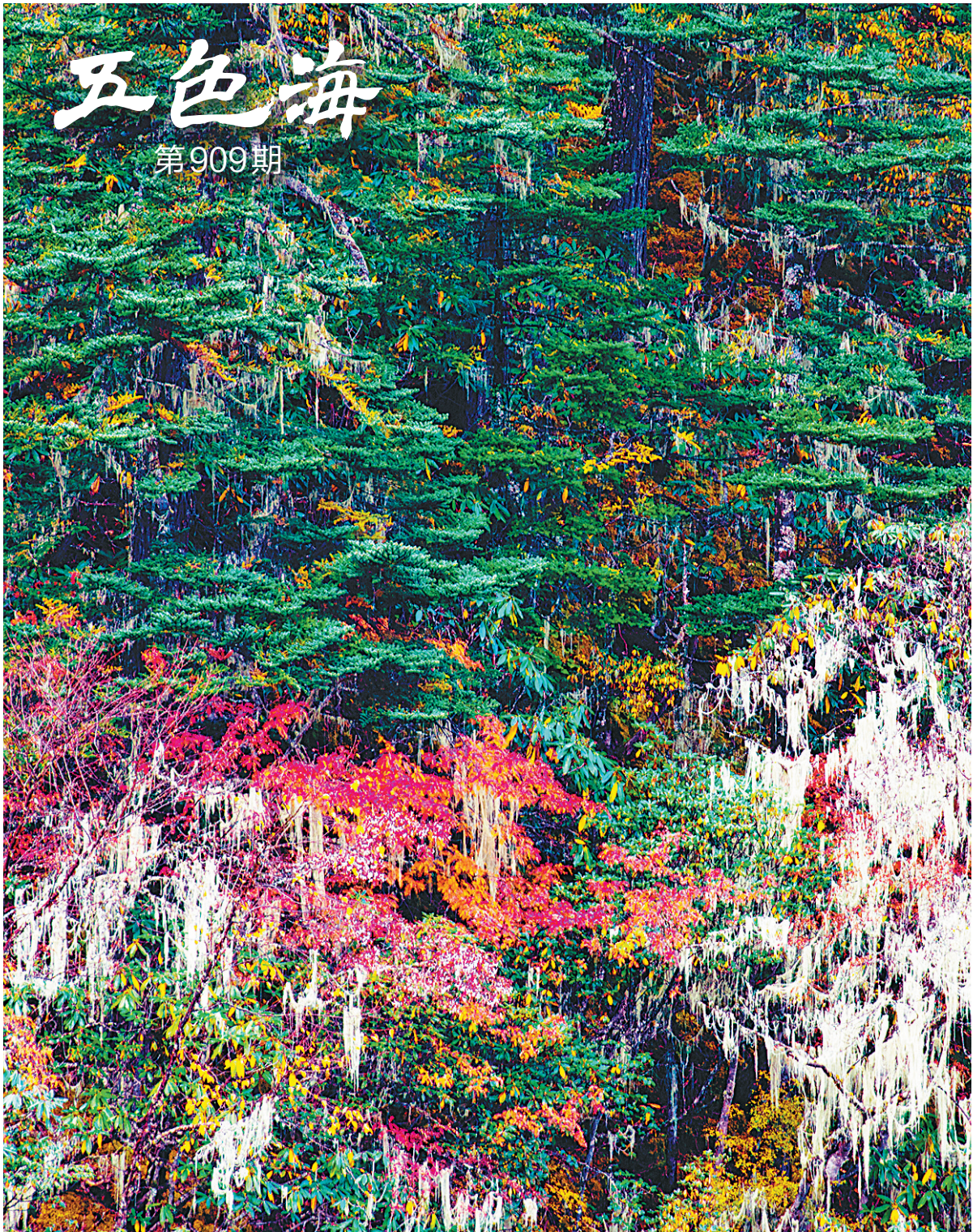
第二首歌是由洛水作词，由时乐濛作曲的歌曲《二呀嘛二郎山》，这也是当时为歌颂进军西藏并在二郎山上英勇筑路的人民解放军而创作的一首歌曲，影响至今。第三首歌就是《英雄战胜大渡河》，这首歌，由魏风作词，由罗宗贤、时乐濛作曲，没有写上去的第一个领唱人，就是《康定情歌》的收集人吴文季。第四面还是一面空白，还虚位以待，因为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有哪一首与甘孜州有关系的歌能与这三首歌齐名。

寻找“车星”

木材。俄茹正瓜这个人力气大，武艺高，特别是射箭，百发百中。俄茹正瓜走了很多地方，直到带的干粮都吃完了都没有找到理想的木头。

这天下午，来到金沙江边一片树林边，林子里突然跑出一头鹿子。正在愁没有东西吃的俄茹正瓜高兴极了，急忙张弓搭箭，瞄准鹿子一箭射去。树林在夕阳下一片金黄，也许是眨了一下眼，他没有射中鹿子，鹿子一跳就跑得没了踪影。

俄茹正瓜跑到林边一看，他射出的那支箭，竟然被一根只有手臂粗细的树枝挡住了。俄茹正瓜很吃惊，这么小的树枝居然能把他射出的箭卡住了，要知道，他射出的箭曾经射穿过铁皮。俄茹正瓜不由叫喊出声：“车星！车星！”他把这种木头拿回去请土司看，土司也很满意，他发出命令，印经院所有的经版都必须用这种“车星”来制作。“车星”这种木材，现在的人们称为红桦树。



高秀清 摄

雪域高原与山水文化

◎ 扎西次仁

青藏高原，地球之巅，世界屋脊，第三极，这里雪峰林立，森林茂密，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繁衍生息在这处高天厚土之上的藏民，对大自然馈赠的山水、草木，一切的一切，相依、相偎、相伴，将自己世世代代对其认知、感悟、追思，熔铸、升华为独特的山水文化。

山，仅是一个抽象概念。雪域藏民世代生活在大山环绕的环境中，对山的了解可谓十分丰富深刻。在他们眼中，山不仅形态、风姿不同，而且色彩都不同。冰雪覆盖的洁白高山叫“雪山”。而刚飘下的雪叫“卡瓦”，一年以后的积雪叫“岗”，“岗”堆积起来就形成“岗日”（雪山）。形成不久的雪山顶为尖角，很多年的雪山顶是椭圆形。黑色岩石构成的大山叫“杂日”；青色片石构成的山叫“雅日”；红色巨石构成的叫“扎日”；大山与森林相融呈碧绿色叫“森林山”，大山与草坡相交呈橙黄色叫“绸日”（草山）；“绸日”又可细分为“草山林”“草山坝”“草山沙坡”。

藏文古籍载“天之中心，大地之巅，众山之顶，众水之源，黑颈鹤翩翩起舞，河水静静流淌”。长期的生活在“天之中心，大地之巅，众山之顶，众水之源”的藏民深知，雪山是众水之源，是生命之源。冰雪融化汇成涓涓细流，小溪流则汇成涛涛江河水，一泻千里流入大海。雪山融化之水叫“岗曲”（雪水）。雪山甘甜，是生命之水，雪水融化之江河水，每一丈就有一位仙女，仙女就是鱼儿。

多浪漫啊！太阳炙烤大地，江河湖泊水蒸发升腾变成云，云积厚变雨、雪、冰雹，雨雪冰雹降落大地出现水，由此产生一切生命。水可分为雪水、雨水、江河水、湖水、泉

水。泉水则可分为纯净水、药水、温泉水、湖水、淡水、咸水几种。湖水有无尾湖、有尾湖二种。溪流注入湖泊中的是无尾湖。从湖中流出水体的叫有尾湖。

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藏民，“雨水”是天水，是甘露水，能养颜保健。但是刚下的雨水含有灰尘，等有害杂质，因此不能喝。只有下了一阵的雨水才能喝。草原上犹如眼睛般明亮涌出的水叫泉水，但非所有泉水都能喝。藏民只会选择清澈、洁净、甘甜无比的纯净泉水喝。夏季，牛羊吃了沾满露珠的牧草就会长膘。秋季，降霜对草原有害。生活水源地千万要悉心保护，绝不能玷污破坏。如此等等，彰显了藏民的生活智慧。

藏族幼年时期对天地形成的认识，我们从古歌《斯巴宰牛歌》中窥探到。

问：斯巴宰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小牛时，割下牛尾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小牛时，割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答：斯巴宰小牛时，砍下牛头放高处，所以山峰高耸耸。割下牛尾栽山阴，所以森林浓郁郁。剥下牛皮铺平处，所以大地平坦坦。

藏族牧民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牧牛领悟到雪峰、冰川、高山、瀑布、草甸、森林、湖泊形成的雪域高原是他们赖以生息的美丽家园，所以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他们无限眷顾，热爱。但是，雷鸣电闪、狂风暴雨、雪崩、泥石流、地震、山崩地裂等大自然恶劣、凶险、暴怒的一面，又使他们莫名的恐惧、害怕、担忧，深感自己无力加以控制。

冥冥之中，一种无形的声音启示他们之中一些先知先觉的智者，言说世间的一切万物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在神灵面前万物（包括人类）都是平等的，它们都源于同一生命体，长期的演化中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感应，互为因果，共生共存的血脉关系。只要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对自然万物抱有希图 and 祈求，加以崇拜，自然万物就会庇佑你，赐予你安宁，将幸福和谐馈赠予你。

反之，你若亵渎得罪自然，自然就会无情地惩罚你，给你带来灾难和不幸，甚至毁灭整个世界。于是拙朴的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产生了，藏民的精神世界有了安放的地方，人们的心灵得到慰藉了。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将人世间的社会关系、结构、人情冷暖，投射到山川、湖泊身上，由衷地赞美“雪山是我们的父亲，江河是我们的母亲”。

他们坚信大山是赞神、年神的居所；江河湖泊是龙神的居所。雪山往往被视为联系天地，通往“宇宙中心”的天梯；江河湖泊是生命之源，是通向龙宫的大门。人们必须定期绕转，致礼，祭祀，以求平安。由此产生了神山圣湖的观念，转神山、绕圣湖、烟祭、垒石堆“拉者”、插木牙箭、挂经幡、抛撒风马旗、石刻经文佛像等诸多民间习俗应运而生。于是，这一文化观念成为藏民一切生活信念的基础和伦理行为的准则，深刻影响着全民族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影响着藏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康巴周末

康藏人文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周同 编辑：沈璐

— | 藏 | 戏 | 论 | 坛 | — ○

藏汉戏曲文化比较研究的价值

◎ 谢真元

将藏、汉戏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有如下几方面的价值：

其一，对藏、汉戏曲进行双向考察，探索汉、藏戏曲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进而确证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存在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为藏、汉民族古代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确凿的史料。

其二，为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发掘一个发展阶段的“活化石”，一个科学的参照系。藏戏文化是中华戏曲文化的一部分，它与汉民族戏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将为中国戏曲文化的探究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第三，有助于了解藏区文化独特的品格。“藏戏是一朵雪域高原特产的奇葩。她展现出形形色色的藏族生活，散逸着酥油茶和青稞酒的奇香美味。作为一个在藏传佛教的深重影响下，以藏族生活为养分，充分吸收藏族民间歌舞形式的综合表演艺术，藏戏从其道具、表演程式到流播方式都记录着藏族的历史生活，折射出藏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可以说是藏民族最典型的文化表达方式。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商品社会的发达，这种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形式以其如活化石一样的身份综合地保存了该文化空间的丰富多姿的文化传统，其遗产的价值渐渐凸现。”

藏戏虽然也受到中国各民族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主要还是在独特的藏族社会历史和生活里生长起来的，更多的是藏族自身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艺术格调和风韵。其神奇殊异性和独创自性，同藏民族具有最大的特殊性一样，在各个方面都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特点。藏戏作为藏民族在雪域高原这一人类生存极限之地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结晶，是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极为宝贵的财富。

其四，2001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1届成员国大会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3届成员国大会又通过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中共十六大也特别提出：“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振奋精神、鼓舞人心的功能，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纽带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桥梁。藏戏是藏文化思想与精神的凝结，是多元的、活态的藏文化形象的体现，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藏戏的继承与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动态工程。

重视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并使之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藏戏文化是西部藏区特殊的文化形态之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开发和保护西部文化生态的作用。这不仅仅具有文化艺术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还能促进藏区与外界的交流。

正如我国著名藏族学者格勒博士所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之形成，固然有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我国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之交流和融合，是其中最重要之因素。没有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就不可能有今天世界文化宝库中光辉夺目、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之文化。所以，加强对我国各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探讨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了解我中华民族总体文化的形成过程，而且有利于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

研究汉民族戏曲文化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国内外对藏戏文化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充分。至于将藏戏文化与汉民族戏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目前尚属空白。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大功告成，它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